

108 年度客家委員會「客家知識體系學術發展計畫」--個人型

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臺灣瀕危客語調查研究：以雲林縣大埤鄉田寮為例

執行期限：108 年 8 月 1 日 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淑敏副教授

計畫助理：陳永鑫講師

109 年 8 月 12 日

計畫摘要

雲林縣客家族群雖以詔安客最為人所熟知，實則雲林縣斗南、大埤、嘉義溪口等地所屬之「新街五十三庄」¹才是真正來台三百年以上的客籍移民居住區。在近百年前日本時代，因嘉南平原之水利灌溉建設與新生土地之開墾而招募的北部客家二次移民，以及戰後的人口遷徙，皆造成雲林客族聚居的現象。在生活上，因為大量人口外移，目前大多數的雲林客家族群人口急速下降，客語使用範圍大多侷限於家庭與同鄉社群，在外則絕大多數精熟閩南語，而中年以下(尤以20歲以下)之年輕人與兒童，則通常以華語(國語)溝通。客語在此區已是瀕危語言，語言使用者逐年遞減，且明顯表現出與傳統海陸、四縣客語不同之處。

本文將以雲林大埤鄉田寮部落客家族群為調查對象，研究在閩、客方言長期接觸下，田寮客語的音韻系統和詞彙的發展現況，以及此地閩、客方言之間的互動情形。探討的重點如下：田寮客語的音韻系統現況如何？有多少個聲母、韻母？有幾種聲調？其連讀變調情形如何？是否有受到周遭閩南語的影響？在詞彙方面，田寮客語受到閩南語影響的詞彙當中，有哪些是屬於完全移借？哪些是屬於部分移借？如何移借？

關鍵詞：瀕危客語、雲林大埤、田寮部落、二次移民、語言接觸、音韻系統、詞彙借用

1. 前言

台灣的漢人移民主要是以閩、客這兩個族群為大宗。從歷史上看，講閩南語的移入人口最多，這個群體來源以漳州、泉州、廈門為主，並包括福州、潮州...等地的移民；而大部分的客籍人士則是集中在台灣北部的桃、竹、苗和南部的高雄美濃以及高屏區的六堆一帶，還有二次移民至東部的客語各次方言群以及雲林縣境內分佈於二崙、崙背等地的詔安客。其餘散佈在其他地區的客籍人士，則大多成為「福佬客」。

雲林縣客家族群雖以詔安客最為人所熟知，實則雲林縣斗南、大埤、嘉義溪口等地所屬之「新街五十三庄」才是真正來台三百年以上的客籍移民居住區，而近百年前日本時代，因嘉南平原之水利灌溉建設與新生土地之開墾而招募的北部客家二次移民，以及戰後的人口遷徙，皆造成雲林縣境內範圍更大、散佈更廣的客族聚居的現象。

¹ 新街五十三庄是以太和街（俗稱新街）三山國王廟為中心的客庄，雲林縣境內的分佈可橫跨元長鄉、大埤鄉、斗南鎮、古坑鄉等四鄉鎮，在三疊溪對岸的嘉義縣，則分佈在大林鎮、溪口鄉、民雄鄉、梅山鄉，詳參邱彥貴(1998)〈試掘舊嘉義縣(1723-1887)下平原客蹤〉以及《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91-97頁。

在生活上，目前這些雲林縣二次移民的北部客家族群，其客語的使用範圍大多侷限於家庭與同鄉社群，在外則絕大多數精熟福佬語(閩南語)，中年以下(尤以20歲以下)之年輕人與兒童常以華語(國語)溝通。客語在此區已是瀕危語言，語言使用者逐年遞減，且明顯表現出與傳統海陸、四縣客語不同之處。而本文所稱的大埤鄉客方言的一些特殊性，主要表現在發音與外來語借詞上。大埤鄉的「田寮部落」正是雲林縣具體表現出這種現象的聚落之一。

大埤雖然也有詔安客家人居住，然據採訪得知，詔安客語長久以來退居家庭使用，在社區內若有較多其他族群的話，也通常以地方強勢語為主要使用語言，因此基本上詔安客不太可能會造成北部客家族群二次移民在客語語言特徵上的一些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有哪些是移居過來之前產生的？哪些是在此居住之後才獲得的？我們必須從原居地語言特徵與語言接觸情況來統整分析。

本文將以大埤鄉田寮部落客家族群為調查對象，研究其音韻系統現況，並分析其特殊的語言差異現象到底是移居本地之前或之後的語言特徵。文章共分成五節。第一節「前言」：概述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探討範圍。第二節「歷史與地理背景」：說明大埤客家與田寮部落的源始及發展情況。第三節「田寮客語之音韻系統研究」：探討大埤田寮客語的聲母、韻母以及聲調，並說明其音韻系統現存的狀況。第四節「田寮客語與閩南語的詞彙接觸與演變關係」：探討大埤田寮客語與周遭閩南族群的接觸情形，並且深入探究田寮客語詞彙受影響的程度；第五節「結語」：總結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並修正歷來對於大埤客家的認知觀念，提出其母語保存的建議方法。

2. 歷史與地理背景

據嘉南農田水利會文獻記載，1920年（大正9年）9月，日本人開始整治濁水溪，推動嘉南平原之水利灌溉建設，並結合地方仕紳籌組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嘉南大圳建成後，在濁水溪整治過程中，濁水溪南岸出現許多溪埔新生地，日本政府遂開放大地主以低廉的價格收購。而為了開闢這些巨石累累、土地雖肥沃卻難以耕作的新生地，地主便從北部地區招募客家人來開墾，終於在嘉南大圳灌溉區中形成了許多客家二次移民聚落。大埤鄉便是其中之一，雖然在市街上絕大多數是閩南語與華語使用者，但從其祭祀圈遍及「新街五十三庄」的三山國王信仰²、酸菜製作(客家覆菜，占全國銷量之八成)等方面來看，這些已福佬化的二次移民

² 根據諸多前人文獻的記載，三山國王的信仰起於粵東地區，並且不只是客家人獨有的信仰，粵東地區不少的潮州人、客家人、閩南人都信仰三山國王。此外，也並非所有的客家人都信仰三山國王，而是局限於粵東地區的客家

現今仍保存一些重要的原鄉本色，而大埤鄉的田寮部落則是其中少數還能聽到流利客語使用的地方。

大埤鄉的居民主要是來自桃竹苗的四縣客與海陸客，尤以苗栗縣為主要來源地。他們幾乎是在1920年代開始南下拓墾的，南移迄今已有百年歷史。大埤鄉位於四週皆為福佬族群的地方，所以在生活環境方面，閩、客接觸相當頻繁，與雲林其他地區的客語方言島一樣，受到「福佬化」的程度相當嚴重。而二次戰後至今，尤其70、80年代工業化造成的人口外移，加上華語強制教育、電視傳播媒介的箝制以及當年的「獨尊華語、方言逐年退出媒體」的政策，逐步造就華語在台灣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因此造成客語的漸趨弱化，也助長了田寮客語消失的速度。此外，田寮客語夾在華閩兩個優勢語之間——政策優勢的華語和使用人口優勢的閩南語，故現今大埤鄉街上已幾乎全數華語化或閩南語化，基本上與年齡、性別相關：越是年輕的人或是女性，其華語的使用者越多。在本應屬於客家飲食文化的「大埤酸菜文化館」裡，完全聽不到客語的使用；大埤「三山國王廟」(俗稱太和街三山國王廟)廟內及其四週也聽不到客語的聲音，而處於鄉治中心之外的田寮部落，則尚可找到超過30個家庭以上的客語使用者，甚幸。

本次田野調查的主要地點「田寮部落」，位於三結村和嘉興村之間，分佈在高速公路與大埤路(157縣道)兩側，以及嘉興路(雲186縣道)與雲183縣道的方圓約一公里內。除了其他客家地區移入的人士以外，田寮部落的早期移民中，有為數眾多的講海陸腔或部分講四縣腔客語的苗栗通霄、後龍等地的客家移民，年紀稍長的還能說海陸，但稍微年輕一點的(也有4、50歲了)大多是講「偏四縣腔客語」³。算起來，我們的田野調查雖然要求受訪者使用「自己最熟的腔調」，並且在正式發問時特意使用華語或閩南語，避免影響受訪者選擇海陸腔或四縣腔客語，但幾乎九成五的受訪者都自動選擇四縣腔，即使依據二次移民之前的原居地及其語言能力的表現，我們判斷他海陸腔可能說得更好，但受訪者還是會夾雜使用四縣腔和海陸腔，最後變成「偏四縣腔客語」居多的現象。

這裡所說的「偏四縣腔客語」，是指他們說的是客語方言的次方言，與我們慣常取得的較強勢的四縣腔客語資料(如：苗栗市、銅鑼或南四縣)有不同的語言特徵，包括元音、輔音的發音、聲調與詞彙，故稱之。

人及其移民台灣、東南亞、香港等地的後裔。詳參郭春震(纂修)(1992)、陳春聲(1995)、貝聞喜與楊方笙(編)(1999)等文獻。

³ 此處稱「偏四縣腔客語」，是因為大多數受訪者雖是操四縣腔客語，但與台灣主要的四縣客分布區域的苗栗與南部六堆、美濃之四縣客語略有差異，可視之為四縣客之方言群，故稱之。

3. 田寮客語之音韻系統

經過田野調查後，我們發現居住在田寮部落的客裔居民，大多數是早期日本時代頭家開墾時聘僱的二次移民及其後代，原本多以講海陸腔客語為主。但近百年來的語言交流，使得此處變成以講北四縣腔⁴(前述的「偏四縣腔客語」)為主的地區。雖然主要採訪地點田寮部落仍有零星講海陸腔的家族，但多數部落內的原住戶或婚嫁後遷移過來的客家人之間，則是以說四縣腔客語為主⁵。這可能是因為：(1) 在較大範圍的地區裡，四縣客語的使用者較多；(2) 婚嫁後才遷移過來的客家人本身以講四縣者居多。因此，我們本文以四縣腔做為研究基準，並以大埤鄉田寮部落客家族群作為調查對象⁶，分別依序研究其音韻系統現況，探討大埤田寮客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並分析其特殊的語言差異現象究竟是移居本地之前或之後的語言特徵，是否受到周遭語言(如閩南語、國語)的影響？影響的程度為何？並探討其族群語言文化存續的可能性。

3.1 聲母：

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大埤田寮客語的聲母如下表所示：

[表一]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塞音		鼻音	塞擦音		擦音		邊/流音	零聲母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清		濁	清		清	濁	濁	濁
唇	雙唇	p	p ^h	m				<u>b</u>		
	唇齒						f	v*		
舌尖	舌尖	t	t ^h	n					l	
	舌尖前				ts	ts ^h	s			
舌根	舌根	k	k ^h	ŋ						
喉	喉						h **			o

*[v]，例如"屋、烏、黃"的聲母，實際上並未用力咬唇，是比較接近[v]的發音。因輸入與閱

⁴ 依客委會目前說法，是將台灣的四縣腔分為四縣和南四縣，然而我們顧慮若採用「四縣」和「南四縣」的分法，在閱讀之際容易有所混淆，故本文是以「北四縣」和「南四縣」來做區隔。

⁵ 受訪居民提到一位嫁進來村落的福佬女性，因家中長輩皆說海陸腔客語，她也能說流利的海陸腔。遺憾的是已於幾年前過世。

⁶ 為呈現客語口說能力，特別商請兩位受訪者(孫廷揚，98 歲 及孫春男，76 歲)以海陸腔讀字表及回答提問。但在非測驗時間，他們則與眾人一起以四縣腔交談。在此我們是根據其對話錄音，來分析其四縣腔言說能力與語言特徵。

讀的方便起見，此處以[v]代表。

**[h]，在語音學上是偏口腔後方聲門(glottal)的無聲擦音，通稱喉音。一般常以口腔較中段的軟顎音(velar)[x])代表，口腔前段硬顎所發出的無聲擦音(palatal fricative)則記為 [ç]。為求輸入與閱讀的方便起見，此處以[h]代表。

[表一]為大埤田寮客語的聲母分類表，其中塞擦音與擦音聲母[ts-]、[ts^h-]、[s-]若接韻母[i]或[j]的時候，會顎化讀成[tɕ]、[tɕ^h]、[ɕ]。包括操海陸腔的兩名受訪者(本地出生者)在說海陸腔時也會偏顎化，而非如竹東一帶海陸腔地區保持未顎化的發音--非常清楚的齒後擦音，田寮客語的這種發音可以說是一個中間的值，在他們說四縣腔時，會很自然地顎化。還有，[n]的發音，出現在韻母[i]或[j]前面，會變成[n̪](俗用ㄋ表示)。

此外，田寮客語的聲母在擦音的部分，除了有清音[f]和濁音[v]以外，還有聲母[b]。在台灣一般的四縣客語當中，並沒有聲母[b]，而田寮客語卻出現了閩南語特有的濁音[b]。並且從語音方面的表現上我們也發現：它是由客語原本的[v]和[m]聲母變成[b]聲母的現象居多，但是此特徵僅出現在少數例字的發音當中，尚未全盤受到閩南語[b]聲母的取代。除此之外，有少數聲母[v]會消失，變成[w]或直接變成母音。會產生這樣的變化，到底是受到什麼影響呢？我們判斷：這種影響極可能是和閩南語及其他語言接觸所造成的。但我們必須前往田寮部落居民祖先來台較早的定居地去查證才能得知，也就是苗栗通霄地區。

我們在通霄與銅鑼、後龍之間的山區，找到這些二次移民遷徙至雲林之前主要的原居地，包括烏眉、楓樹、城北、福興等地。當地居民初見外地人，皆以閩南語問答，而且少有所謂的客家腔—通常是鼻音較重，無法說出濁音[b、g、#w]而以[v、ŋ、v]取代等特徵；我們進一步使用四縣客語與之對話時，只要是客屬，他們就能自然轉為客語。而通霄山區的客家居民的語音特色，正是部分[v]和[m]聲母變成[b]聲母，詞彙也是四縣、海陸混雜，夾用福佬話、日語、華語等詞彙。這也證明了這個地區移民至台灣300年的客家族群，在二次移民至雲林田寮部落之前，早已發展出新的語言變體，發音融入了閩南語的特徵，構詞、構句則隨時代加入了優勢語言的元素。因此，我們可以確定：[v, m]→[b]的變化，極可能不是在南下雲林後產生的。[v, m]→[b]的範例如表二所示：

[表二]⁷

編號	例字	四縣客語	田寮客語	閩南語
1	霧	vu55	bu55	bu33
2	物	vut5	but5	but5
3	聞	vun11	bun11	bun24
4	悶	mun55	bun55 / mun55	bun33
5	亡	moŋ11	boŋ11	bɔŋ24 ⁸
6	茫	moŋ11	boŋ11 / moŋ11	bɔŋ24
7	米	mi53	mi53	bi53
8	「委」屈	vi24	vi24 / wi24 / bwi24	wi53

基本上若是有[m、v]變化為[b]時，其後方基本上都是接著[i]或[j]以外的韻母([a、o、u]); [v]變化/丟落為[w]時，後方常接韻母[i]; 而[mi/mi-]基本上都是維持原發音，偶有較年輕的(45歲以下)受訪者會念成閩南語的現象。但畢竟目前這還不是絕對規則的變化，並非通例。此外，[v+韻母]或是[m+韻母]還是存有少部分人清楚唸出[v]和[m]來的。不過，連嫁過來50幾年的苗栗四縣腔使用者也習得以上所述的這些變體，顯然這些轉變在雲林客家區算是一種強勢變體，或許會有全盤轉換的時候。但前提是客語必須能健康地存留到那個時候。

此外，關於唇齒清音[f]，基本上原四縣客語的[f]聲母，主要是與閩南語的喉音聲母[h]⁹形成對應關係，如：「煩、花、歡、貨、範」等詞所示，然而我們卻發現：田寮客語在某些詞彙當中，已經受到了閩南語的影響，但數量極少。例如：田寮客語的「貨、禍、幌」等詞，皆已念成了喉音聲母[h]，但「方法」、「發財」則聲母皆仍讀[f]。例如[表三]所示：

[表三]

編號	例字	四縣客語	田寮客語	閩南語
1	貨	fo55	ho55	hue11
2	車「禍」	fo55	ho55	hə33
3	晃 [*]	foŋ11	hai55 *	hǎi11
4	方法	foŋ24 fap5	foŋ24 fap5 / foŋ24 fad5	hɔŋ-huat
5	奉勸	foŋ55 kian55	hoŋ55 kian55 / foŋ55 kian55	hɔŋ33 k ^h ŋ53

⁷ 部分當地受訪者因視力或學歷因素無法視字念出者，會改用同聲韻特徵之詞彙，或以閩南語或華語解釋，方便受訪者作答。

⁸ [o, ɔ]在閩南語屬對立音位，通常以 IPA 標註時，[ong, ok]會使用[ɔ]，客語的[o]基本上都唸[ɔ]，沒有音位對立，因此都標為[o]。關於此處的語音標示，承蒙駱嘉鵬老師的提點，在此謹致謝忱！

⁹ 另外還包含：少部分的閩南語中古聲母[k^h]聲母合口音，如：褲窟闊苦（白讀）等，閩南語讀如中古音。

6	「發」財	fad	fad/ hoat	hoat
---	------	-----	-----------	------

*"晃" 有九成受試者讀成[hai55]，經過閩南語或華語解釋，也無法順利念出[fòŋ]。唸成[hai]基本上已是去掉鼻音的閩南語借詞了。

此外，我們發現受試者對某些詞彙，無法「想起」客語講法或發音，只能臨時思考後，以華語或近似閩南語的語音唸出，甚或放棄。如：「靴、松、槎、枋、樑(莖)、把握...」等。這些字作為生活用語，本應是滿常用的。之所以有部分受試者無法唸出，極可能是生活中較少使用客語陳述，亦即這些語意他們已習慣使用強勢語言來表達。

3.2 韻母

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田寮客語的韻母組合如下表所示：

[表四]

舒聲韻						入聲韻				
a 花	ai 賣	au 孝	am 蟾	an 閒	aŋ 城	ap 法	at 舌	ak 麥	aʔ 埤	
o 腦	oi 愛			on 樣	oŋ 莊		ot 發	ok 擢		
e 姆		eu 小	em 滄	en 奶		ep 澀	et 蝨			
ĩ 師			ĩm 針	ĩn 身		ĩp 濕	ĩt 失			
i 眉		iau 鳥	im 音	in 根		ip 習	it 特			
ia 謝			iam 甜		iaŋ 鏡	iap 業		iak 劇		
io 靴	ioi 瘰			ion 全	ioŋ 枋			iok 腳		
ie 街		ieu 轎	iem 舂	ien 練			iet 結			
iu 球				iun 軍	iun 松			iuk 肉		
u 舞	ui 水			un 聞	uŋ 功		ut 物	uk 木		
ua 瓜	uai 拐			uan 款	uaŋ 梗		uat 刮			
				uen 耿			uet 國			
			m 毋		ŋ 你					Total
11	5	4	7	10	8	5	9	6	1	66

[表四]顯示：田寮客語主要元音由[a、i、u、e、o、ĩ]所組成，介音為[i、u (j、w、I/ĩ)]所構成¹⁰，韻尾部分則有[i、u、m、n、ŋ、p、t、k、ʔ] 9個。而關於田寮客語的韻母組合共有 66 種組合，包括45 個舒聲韻，21 個促聲韻，其中韻母[iat(/jat)]，田寮客語的讀音皆讀成[iet(/iEt/iæt)]。這樣的發音情況在通霄客語區也有類似的現象。

此外，較罕用的[uen]，我們是採用「耿」字來測試，可能因為現今較為少用(古語、成語或人名)，約90%的受訪者無法見字讀音。但經過解釋並介紹其作為人名的例子，示範讀音後

¹⁰ [ĩ]僅出現在單元音韻和後接鼻尾、塞尾韻，應視為韻腹，而非介音。

約有50%能夠精準的複誦一遍，將來這個罕用韻母有可能會消失。

其次，[ioi]對海陸腔背景的受訪者也是較罕用的讀音，但對於苗栗市、銅鑼、公館等地遷徙過來(嫁到此地)的四縣客來說，基本上都能輕鬆發出。若是原非北四縣客的受訪者，經過解釋並示範其發音後，亦約有50%能夠精準的複誦一遍。

此外，一般的四縣客語當中尚有[iui、iai、iut]三個韻母，但是在田寮客語中，這三個韻母已經消失了。反而多出了閩南語的促聲韻[ʔ]，例如「垃圾」這個詞彙，田寮客語受訪者只有20%左右能發出[lep-sep]這個音，其他受訪者基本上是採用閩南語讀音或自行猜想發音，此現象僅出現於少數的例字當中。

此外，部分含有雙母音[oi]成分的詞彙，已經有逐漸變成[ai]讀音的趨勢，例如：「財」、「來」、「貸」、「害」等詞。我們認為：這些變化是受閩南語的影響，亦即在閩南語中，上述詞的韻母讀音皆為[ai]，而一般四縣客語皆應讀成[oi]，所以上述這個現象應該是受到閩南語的影響所致。然而在我們探詢之後，受訪者皆能清楚發出[oi]，只有較年輕的受訪者在不注意的時候會讀成[ai]。而沒有聲母的"愛"、"哀"，幾乎都唸成[oi]。因此我們推測：「[oi]→[ai]」這種現象，可能是發音上的省力原則以及閩南語環境的影響，這兩種因素都必須考慮，目前尚沒有到完全消失、被取代的階段。範例如[表五]所示：

[表五]

編號	例字	四縣客語	田寮客語	閩南語
1	財	ts ^h oi11	ts ^h oi11 / ts ^h ai11	tsai24
2	來	loi11	lai11 / loi11	lai24
3	貸	t ^h oi55	tai55 / t ^h oi55	tai33
4	害	hoi55	hai55 / hoi55	hai33
5	胎	t ^h oi24	t ^h ai24 / t ^h oi24	t ^h ai55/t ^h e55
6	愛	oi55	oi55	ai21 / ai11
7	哀	oi24	oi24	ai55

在海陸和四縣腔客語都有的韻母[uaŋ]，在田寮客語則是解說後仍以[in]的韻母表現居多，約占70%以上。經說明並示範讀音後，仍只有50%的受訪者能精準的複誦一遍。可能"梗"[kuaŋ31]在日常用法中，有很大的部分已被"莖"[kin24](文讀音)取代。這很有可能是因為"莖"與"梗"同義，"梗"的韻母[uaŋ]較難發音，所以就被容易發音的"莖"[kin24]替換了；另外，也有可能是常用字「經」造成的類比現象。此外，[uaŋ]這個韻母所轄的字詞又少，可能日後會消

失也說不定。範例如 [表六]所示：

[表六]

編號	例詞	四縣客語	田寮客語
1	花莖	fa24-kuaŋ31	fa24-kin24/kuaŋ31
2	樹梗	su55-kuaŋ31	su55-kin24

3.3 聲調：

關於田寮客語的聲調，我們針對田寮地區的偏四縣腔客語分為兩部分來逐一探討：(一)基本調類；(二)連讀變調。

(一) 基本調類：田寮客語的基本調類與調值一如北四縣腔客語，如下列[表七]所示：

[表七]

調類	陰平聲	上聲	去聲	陰入聲	陽平聲	陽入聲
調型	v´	v`	v	vt`	vˇ	vt
調值	24	31	55	2	11	5

基本調類：田寮客語有 6 個基本調，其中上聲與去聲不分陰陽，描述如下：

- (1) 去聲調[55]是高平調。
- (2) 上聲調[31]是降調。
- (3) 陽平調[11]是低調。
- (4) 陰入調[2]是中促調。
- (5) 陰平調[24]是揚聲調。
- (6) 陽入調[5]是高促調。

(二) 連讀變調：關於田寮客語的連讀變調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八]

	去聲 55	上聲 31	陽平 11	陰入 2	陰平 24	陽入 5
去聲 55	上 背 soŋ55 poi55	艾 草 ŋie55 ts ^h o31	背 囊 poi55 noŋ11	過 忒 ko55 t ^h et2	後 生 heu55 saŋ24	賣 力 mai55 lit5
上聲 31	煮 飯 tsu31 fan55	水 果 sui31 ko31	打 球 ta31 k ^h iu11	把 握 pa31 vok2	剪 刀 tɕien31 to24	老 實 lo31 sīt5
陽平 11	鄰 舍 lin11 sa55	頭 腦 t ^h eu11 no31	葡 萄 p ^h u11 t ^h o11	龍 骨 liuŋ11 kut2	皮 膚 p ^h i11 fu24	蘿 蔔 lo11 p ^h et5
陰入 2	肉 類 ŋiuk2 lui55	竹 筍 tsuk2 sun31	踢 球 t ^h et2 k ^h iu11	出 國 ts ^h ut2 kuet2	鐵 支 t ^h iet2 ki24	作 業 tsok2 ŋiap5
陰平 24	嬰 兒 o24 ŋa55	雞 卵 kie24 lon31	舖 娘 pu24 ŋion11	親 戚 tɕ ^h in24 tɕ ^h it2	家 官 ka24 kon24	正 月 tsaŋ24 ŋiet5
陽入 5	鉞 鍊 p ^h at5 lien55	食 飽 sīt5 pau31	浴 堂 iok5 toŋ11	直 接 ts ^h it5 tɕiap2	陸 軍 liuk5 kiun24	白 鶴 p ^h ak5 hok5

同北四縣腔客語一般，基本上偏四縣腔客語的田寮客語，其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這五個聲調，在一個詞彙的第一個音節時，不會變調；而陰平調則是唯一會連讀變調的聲調，其變調規則如下：

- (1) [24]→[11] / {[55]、[24]、[5]} 陰平調在去聲、陰平聲或陽入聲時，會變[11]調。
- (2) [24]→[24] / {[31]、[11]、[2]} 其他條件下不變調。

然而因為此地原本的客語次方言中，海陸腔客語占有極大的比重，一些原本屬於海陸腔的變調規則，也多少影響到這些「海陸底四縣客家使用者」。我們知道：海陸和四縣腔客語的聲調原則是相反的：你低我高、你升我降。海陸腔基本的變調規則可歸納出以下三種情況：

- (1) 上聲變調：即低升調上聲 (v 24) 後面不論接什麼調時，多變為中平調陽去 (v 33)。
- (2) 陰入聲變調：即陰入調 (vd 5) 後面不論接什麼調時，多變為陽入調 (vd 2)。
- (3) 重疊變調：有些形容詞或副詞在重疊加強語氣時也會變調，多半是變成上聲調 (v 24)。

因此，我們發現：田寮客語的去聲調[55]高平調，受訪者在語流當中有時會唸成[11]、[24]；陰平調[24]揚聲調，在語流當中有時會唸成[11]、[31]、[55]；上聲調[31]降調，在語流當中有時會唸成[11]、[55]，這些變體極可能是因為受訪者受到海陸腔客語的影響，或頻繁使用閩南語的習慣所導致，亦即：經過幾代以來，海陸、四縣客語和其他語言接觸混用的「社會語言學」因素所致。

4. 大埤田寮客語與閩南語的詞彙接觸與演變關係

語言接觸造成的方言變化是很常見的。大埤鄉田寮部落的客家人所使用的客語，自然也有因語言接觸而發展出與其他客方言不同的語言變體。當然，日據時代的官話日語及二次戰後的華語，也對此處客語有所影響。但考慮詞彙經常有其在語言溝通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必須在生活上使用頻率較高者方能造成「借用」(borrowing)，故在此我們將著重探討長期與當地客家人接觸頻繁的周遭的閩南族群。我們發現：田寮客語有不少詞彙受到閩南語的影響。下文中我們將詳細探討此地客語受閩南語詞彙影響的細部狀況。

4.1 詞彙借用情形：

大埤的田寮部落客裔移民從中北部遷移至現址，迄今已有將近百年的歷史，然而因其周邊都是閩南族群，所以詞彙的表現方面，受到閩南語的滲透情形頗為顯著。這是相當值得探究的議題。下文中我們將田寮客語借用閩南語詞彙的情況分為 (一)「完全移借」與 (二)「部分移借」兩大類來分別闡述。

4.2 完全移借：

兩種語言之間相互影響時，其中一方直接「向對方借取整個詞」來使用，也就是：「無論詞彙本身或是讀音，皆「完全」借自另一個語言。」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完全移借」。以田寮客語為例，如：「忝(疲累)、嚟湫(荒謬的話)、巧(聰明)」等詞彙，相對於一般四縣客語「瘰、花撩話(華: 說謊)、慶」等詞而言，前者這些已完全閩南化的詞彙，對大埤的客家人來

說，已是大家的共同詞彙、生活中的用語，並且這個現象在年輕一輩更為顯著。範例如[表九]所示：

[表九]

完全移借自閩南語：讀音及詞彙						
編號	華語詞目	閩方言詞	田寮客語	台灣閩南語	客方言詞	四縣客語
1	疲累	忝	t ^h iam31	t ^h iam53	瘵	k ^h ioi55
2	聰明	巧	k ^h iau31	k ^h iau53	慶/會 ¹¹	k ^h iaŋ55 / voi55
3	不得已	不得已	put2 tit5 i31	put2 tit5 i53	姑不將 ¹²	ko24 put2 tɕioŋ24
4	垃圾	垃圾	laʔ2 sap2	laʔ2 sap2	地圾 ¹³	lep5 sep2
5	謊言	嚟溺	hau55 ɕiau24	hau55 ɕiau24	花撩話	fa24 liau11 fa55
6	以為	當做	toŋ31 tso11	tɔŋ31 tso11/21	話著	fa55 to31
7	理睬	插	ts ^h ap2	ts ^h ap2	搭	tap5
8	餡料	餡	ã33 ¹⁴	ã33	料	liau55

以大埤田寮部落的例子來說明：「忝」雖然是在台灣海陸腔客語本身就有的表疲累之意的說法，但這個海陸腔的「忝 thiâm」可能是更早期就受到閩南語「thiám」的影響，並進而影響本地的四縣客語，但也有可能是四縣客放棄了自己的[k^hioi55]，借用了閩南語的「thiám」；此外，「插」在閩南語表示理睬之意，一般四縣客語則以「搭」字(音「tap5」)表示理睬；又如閩南語「巧」、「khiàng」二字皆表聰明之意，客語則以「慶」(音「k^hiaŋ55」)來表示聰明，而田寮採用其他客方言沒有的「巧」，就明顯是受福佬化的影響。由此可見，閩、客在詞彙上有相當的差距，無論是從詞彙的表現或是語音的唸法，兩者皆是迥異於彼此。但是田

¹¹ 與閩南語一樣，「慶」用以形容男為正向；用以形容女則可帶歧視義。

¹² 客語與閩南語皆有「姑不將/姑而不將」的說法，但是「不得已」是日本時代就有紀錄的閩南語詞彙。見日台大辭典。

¹³ 一般四縣腔亦有[la31 sap2]，極可能是早期就受到閩南語的影響。

¹⁴ 這是客語少數的鼻母音，明顯來自閩南語。

寮部落的居民卻是從閩南族群那裡借用了許多詞彙及其意義，這也印證了共居於此地的客家與閩南族群的互動相當頻繁。

4.3 部分移借：

田寮客語的詞彙，部分借自閩南語詞彙的情況，可細分為以下四類：

- (一)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閩南語加客語。
- (二)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客語。
- (三)保留客語詞彙，讀音來自客語加閩南語。
- (四)詞彙與讀音皆來自閩南語加客語，而成立的新詞彙。

下文中我們就分項來一一敘述。

(一) 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閩南語加客語：

在這一類的借詞當中，其詞彙是完全借自閩南語，而在讀音方面若分二段音節，可以是前段音節或是後段音節採用客語自己的讀音，剩下的音節則是借用閩南語的讀音；或是多音節的詞彙，其音節結構當中有一部分採用客語自己的讀音，但其他部分就借用閩南語的讀音。田寮客語關於這一類「部分移借」的情形，例如：「攞仔(叉子)、茭白筍(菰)、磅空(隧道)」等詞彙，對照一般四縣客語的說法則應是「插仔、茭筍、窿」。總體而言，我們發現：以上田寮客語的詞彙是借自閩南語，而讀音則是來自閩南語加客語。詳細範例如[表十]所示：

[表十]

「部分移借」(一)：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閩南語+客語						
編號	華語詞目	閩方言詞	田寮客語	台灣閩南語	客方言詞	四縣客語
1	隧道	磅空	<i>pon33</i> k ^h uŋ24	pɔŋ33 k ^h aŋ55	窿	luŋ11
2	金桔	金桔仔	kim24 <i>kiet2</i> e31	kim55 kiet2 a31	桔仔	kit2 e31
3	叉子	攞仔	tɕ ^h iam55 e31	tɕ ^h iam31 a31	插仔	ts ^h ap2 e31
4	洩氣	漏氣	<i>lau55</i> hi55	lau11 k ^h ui11		
5	茭白筍	茭白筍	<i>k^ha55</i> p ^h ak5 sun31	k ^h a55 pe ^h 5 sun31	茭筍	kau24 sun31

[表十]標示**粗斜體字**者是表示借用閩南語的讀音。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雙音節或是多音節，都有閩南語的發音成分參雜於其中，例如：閩南語的「磅空」表隧道、山洞之意，一般四縣客語則以「窿」或以「窿空」來表示，其發音分別為「luŋ11」、「luŋ11 k^huŋ24」；而田寮客語則是借用閩南語的詞彙「磅空」，並且第一個音節「磅」也完全移借閩南語的讀音，而第二音節「空」則保留客語原有的讀音。又如：閩南語「攞仔」，原四縣客語的說法則是「插仔」，其發音為「ts^hap2 e31」，意為「叉子」。與上述「磅空」一詞的發音情況相同，田寮客語「攞仔」的發音是：「tɕ^hiam55 e31」，後字保持原本的讀音，前字則借用閩南語的讀音，其餘例子大致如同上述情形稍做變化。

(二) 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客語：

這一類的特徵是詞彙從閩南語移借至客語，而讀音則仍然採用客語的形式。較為特別的是：這一類詞彙是目前客語受閩南語影響而形成的「數量最多」的詞彙表現形態，例如田寮客語：「大舌(口吃)、細姨(小妾)、一葩(一盞)、頭毛(頭髮)、欠數(賒帳)、細漢(年紀/身材小)」等詞彙，對照一般四縣客語的說法應是：「結舌、細婆/姐、一燈、頭那毛、賒數、細人」，我們發現：這些田寮客語的例子，詞彙都是來自閩南語，而讀音仍然採用客語的說法。相關範例大致如[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

「部分移借」(二)：詞彙來自閩南語，讀音來自客語						
編號	華語詞目	閩方言詞	田寮客語	台灣閩南語	客方言詞	四縣客語
1	稀飯	糜	moi11	muai24	粥	tsuk2
2	電燈泡	電珠仔	t ^h ien55 tsu24 e31	tien33 tsu24 a31	電球仔	t ^h ien55 k ^h iu11 e31
3	鐵軌	鐵枝路	t ^h iet2 ki24 lu55	t ^h i?2 ki55 lɔ33	鐵路	t ^h iet2 lu55
4	黑板	烏枋	vu24 pion24	ɔ55 pan55	粉牌	fun31 p ^h ai11
5	喜歡	恰意	kap2 i55	ka?2 i11	中意	tsuŋ55 i55
6	墳墓	墓仔埔	mu55 e31 p ^h u24	bɔŋ33 a31 pɔ55	風水	fuŋ24 sui31
7	粗魯	粗魯	ts ^h u11 lu24	ts ^h ɔ55 lɔ31	魯夫	lu11 fu24
8	手煞車	手擋	su31 tuŋ55	tɕ ^h iu31 tɔŋ11 a31		

9	刮大風	透大風 /起大風	t ^h eu55 t ^h ai55 fuŋ24/ hi31 t ^h ai55 fuŋ24	t ^h au11 tua33 hɔŋ55/ ki31 tua33 hɔŋ55	發大風	pot2 t ^h ai55 fuŋ24
10	長大； 年長的； 身材高大	大漢	t ^h ai55 hon55	tua33 han11		
11	個子小/ 年紀小的	細漢	se55 hon55	se11 han33	細人	se55 ŋin11
12	富有	好額	ho31 ŋiak2	hə31 giaʔ5	萬戶	van55 fu55
13	陰陽人	半閩陽	pan55 iam24 ion11	puã11 iam55 iũ24	半陰陽	pan55 im24 ion11
14	飯有韌 性	飭	k ^h iu24	k ^h iu33	韌	ŋiun55
15	南瓜	金瓜	kim24 kua24	kim55 kue55	番瓜	fan24 kua24
16	游泳	泅水	tɕ ^h iu11 sui31	ɕiu24 tsui31	洗身仔	se31 sen24 e31
17	口吃	大舌	t ^h ai55 sat5	tua33 tsiʔ5	結舌	kiet2 sat5
18	生氣	受氣	su55 hi55	ɕiu33 k ^h i11	譴	k ^h ien31
19	存摺	寄金簿	ki55 kim24 p ^h u24	kia11 kim55 p ^h ɔ33 a31	貯金簿	tu55 kim24 p ^h u24
20	祖母	阿太/阿 媽	a24 t ^h ai55/ a24 ma55	a55 t ^h ai11/ma31	阿婆	a24 p ^h o11
21	濃稠	洩	k ^h ok5	k ^h ə31	醃/汆	neu11/kiet2
22	發脾氣	起性地	hi31 ɕin31 t ^h i55	k ^h i31 ɕin31 te33	發譴/火	fat2 k ^h ien31/fo31
23	實的穀 粒	飽穗	pau31 sui55	pa31 sui33	精穀	tɕin24 kuk2
24	好事	好空	ho31 k ^h on24	hə31 k ^h an55		
25	小妾	細姨	se55 i11	se11 i24	細婆/姐	se55 p ^h o11/tɕia31

26	頭髮	頭毛	t ^h eu11 mo24	t ^h au24 mo55	頭那毛	t ^h eu11 na11 mo24
27	一盞	一葩	it2 p ^h a24	tɕit2 p ^h a55	一燈	it2 ten24
28	遺失	拍毋見	ta31 m11 kien55	p ^h aʔ2 m11 kien11	跌貳/跌 毋見	tiet2 t ^h iet2/tiet2 m11 kien55
29	肥	大籐	t ^h ai55 k ^h ieu24	tua33 k ^h ɔ55	肥/肥大	p ^h i11/p ^h i11 t ^h ai55
30	出嫁	出嫁	ts ^h ut2 ka55	ts ^h ut2 ke11	行嫁	haŋ11 ka55
31	賒賬	欠數	k ^h iam55 sǐ55	k ^h iam11 siau11	賒數	ts ^h a11 sǐ55
32	韭菜	韭菜	k ^h iu31 ts ^h oi55	ku55 ts ^h ai11	快菜	k ^h uai55 ts ^h oi55
33	紅綠燈	青紅燈	tɕ ^h iaŋ24 fuŋ11 ten24	ts ^h ẽ55 aŋ24 tiŋ55	紅青燈	fuŋ11 tɕ ^h iaŋ24 ten24
34	孤獨	孤老	ku24 lo31	kɔ55 lau31	孤栖	ku24 ɕi24

根據[表十一]，大致上我們可以發現：(1) 有不少客、閩詞彙表現形式相當接近，也就是說，客、閩詞彙在表現上只有單字詞的差異，例如：「孤栖、孤老；賒數、欠數；半陰陽、半閩陽；一燈、一葩；結舌、大舌」等詞彙；(2) 有些情況則是客、閩詞彙相同但詞彙順序顛倒，如：「紅青燈、青紅燈」；(3) 有小部分客、閩詞彙的表現形式差異較大，如：「風水、墓仔埔；發譴、起性地；精穀、飽穗；粉牌、烏枋」等詞彙。

大埤田寮部落的客語，已有多數詞彙受閩南語的影響，就連詞彙表現差異性大的詞，有些都已被閩南語詞彙覆蓋過去，僅剩讀音方面尚保留客語的讀音。其中華語「祖母」一詞，閩南語稱「阿媽」，一般客語稱為「阿婆」，而田寮客語則有部分人稱做「阿媽」。在台灣目前研究發現：主要僅有高屏地區講「南四縣腔」的客家人會如此稱呼，而田寮並沒有從南部遷徙而來的客家人，故我們推測：其原因也是受到鄰近地區閩南語的影響所致。

(三) 保留客語詞彙，讀音來自客語加閩南語：

我們發現田寮客語有一部分的生活用詞，其語音成分已經逐漸受到閩南語的滲透，但是並沒有滲透完全，有時只有聲母、介音或韻尾受影響，有時則是音調受到影響；抑或是一個詞彙當中有部分音節的讀音完全借用閩南語的讀音。在這一類田寮客語的詞彙當中，客、閩語在語音上的表現有各式組合，是屬於較複雜多樣性的移借模式。範例如[表十二]所示：

[表十二]

「部分移借」(三)：保留客語詞彙，讀音來自客語+閩南語					
編號	華語詞目	客方言詞	田寮客語	四縣客語	閩南語
1	橡皮擦	樹奶搾仔	su55 nen55 ts ^h it2 e31	su55 nen55 ts ^h ut5 e31	(拭)ts ^h it2
2	不論是誰	毋管麼人	m11 kuan 31 ma31 ŋin11	m11 gon31 ma31 ŋin11	(管)kuan31
3	姐姐	阿姐	a24 tse 55	a24 tɕi31/tɕia31	(姐)tse31
4	撞球	捶球仔	ton55 k ^h iu11 e31	tuŋ31 k ^h iu11 e31	(撞)ton33
5	倒茶	斟茶	t^hin 24 ts ^h a11	tsim24 ts ^h a11	(斟)t ^h in24

[表十二]中，標示**粗斜體字**者是田寮客語的讀音受到閩南語滲透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例如：華語詞彙「倒茶」，田寮客語稱作：「斟茶 **t^hin24 ts^ha11**」，由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其第一個詞受到閩南語的影響而發閩南語的讀音，而第二個詞則保留客語原有的讀音。

(四) 詞彙與讀音皆來自閩南語加客語而成立的新詞彙：

在本次的田野調查所採集的語料當中，我們發現田寮客語有著相當特殊的情形，那就是客、閩語的詞彙會相互交結合成一個新詞彙，但是語意並不會改變，客、閩詞彙的結構位置可以做多樣的組合變化。範例如[表十三]所示：

[表十三]

「部分移借」(四)：詞彙與讀音皆來自閩南語+客語							
編號	華語詞目	閩+客方言詞	田寮客語	閩方言詞	台灣閩南語	客方言詞	四縣客語
1	好幾個月	幾 也 隻月	ki31 ia 33 tsak2 piet5	幾也個月	kui31 ia33 ko31 gueʔ5	幾下隻月	ki31 ha24 tsak2 piat5
2	趕不上	趕 毋著	kon 31 m11 to31	趕袂著	kuã31 bue33 tioʔ5	赴毋著	fu55 m11 to31

[表十三]標示**粗斜體字**者表示從閩南語移借來的詞彙，而由讀音方面來看，大致上這些閩南語借詞也是直接借用閩南語的讀音，而有少數借詞的部分音節讀成原本客語的讀音。上述表格中，加入閩南語借詞所形成的每個田寮客語新詞彙，都是由客、閩詞彙與讀音彼此交融而得。例如：觀察閩南語的「幾**也**個月」與一般四縣客語的「幾**下**隻月」，我們可以發現：

第二個字和第三個字在詞彙與讀音上皆不相同；再觀察田寮客語的「幾也隻月」，我們發現：第二個字是直接借取閩南語的詞彙與讀音，第三個字則是保留四縣客語的詞彙與讀音。由上可知：田寮客語的「幾也隻月」，無論在詞彙上或語音上，都呈現出客、閩交融的狀況。雖然我們也可以視之為[-i-]>[-ij-]的連音或開頭的子音[h]的脫落，但與閩南語的雷同是無法排除的。

另外，「趕袂著」其實是一種「方言式的閩南語」。閩南語的一般說法是「趕袂赴」kuánn-bē-hù，而非「趕袂著」，「沒趕上」才是「無趕--著/趕無著」，也就是說本地客家人把兩種意義疊合起來，並直接以客語發音，所以造成一個特殊的「新詞」。

5. 結語

綜觀上述各項比較與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語言與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也會受到時間長河裡的各種影響，而導致各式各樣不同的表現。經過詳細調查與相關資料的研究之後，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田寮客語的現況，例如：在第三節有關音韻系統的討論中，我們知道了田寮客語的聲母系統多了[b]的音，而韻尾多了[ʔ]的音(如前所述，可能在二次移民前就產生了)，而聲調基本上仍保持一般四縣腔的規則。但因為原本所屬客方言群的不同，又受到外界的強勢語言(長達上百年的華語和閩南語)的影響，即使多使用四縣腔，但在變調方面(或說「隨機變調」)較常出現地區化的一些複雜情形。另外，從聲母及韻母的組合方面，我們了解到田寮客語的發音，現今已逐漸遭受到閩南語的滲透——可能在二次移民前就已經有此現象了，而搬遷到雲林之後，因地理環境之故，情況更為嚴峻。構句雖然還保有較高的客語原本特性，構詞則不然。在第四節有關詞彙接觸與演變的討論中，我們就發現了田寮客語與閩南語的接觸相當頻繁且密切，而為了因應現代生活所必用的新詞彙，有不少也是從週邊較為強勢的閩南語借用，有些甚至未經「客語化」就直接移植進來，以致於在田寮客語的詞彙中，產生了大量各式各樣充滿閩南語風味的詞彙。

透過本次的研究，也讓我們更明確的認識雲林客家的多元性，以及大埤田寮部落正確的歷史背景。希望藉由這一次的研究，我們能夠對於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田寮部落，更精確地進行史料及語料的補充與修正，並端正一般民眾對於雲林客家的認知，讓更多人知道：雲林客家的歷史並非只是詔安客一枝獨秀，而是呈現多元的發展狀態。

在接近一年的調查與訪談中，我們發現田寮客語充滿族群失語危機的現實狀況。基本上，我們並未從族群成員方面，發現推動族語永續發展的積極性，這是弱勢語族的無奈。但是

，好幾位受訪者提到：回到根源—祖先第一次移民到台灣發展的原居地時，講到從前清明回苗栗祭祀的熱鬧景象、同為一家族人的歡欣氣氛，讓我們覺得事在人為。客家語言與文化絕對是值得保留並發揚的。但就人口數量以及雲林外流人口居全台之冠的事實，要獨力在這個地區做到母語保存的確有困難。換句話說，不能只是單打獨鬥，最可能達成的方法是：和族群語言文化來源地共同合作，擴大母語傳授、傳播的規模。至於要保存移來雲林之前的原居地就有的客語次方言特色，或是加入較大的次方言群—如苗栗的北四縣腔或竹北的海陸腔，這都是技術性的問題。只要在教學課程中以較大的次方言為主，增添現有的地區性語言特色為輔，執行書寫與言說並重的教學，再加上社會與政府的回饋機制(如獎勵機制等)，相信非常有機會能讓這個語族再現活力。

參考文獻

- 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 1997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95《漢語方言詞彙》，北京：語文出版社。
- 古國順(編) 2005 (編著)《台灣客語概論》，台北：五南書局出版。
- 江敏華 2004 〈閩西客語音韻的保守與創新〉，《聲韻論叢》第十三輯，251-270。
- 呂嵩雁 2004《臺灣客家話的源與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2010 〈臺灣客語特徵詞初探〉，《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羅肇錦、陳秀琪主編)，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230-258。
- 何大安 2000 〈語言研究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18 卷特刊：261-271。
- 貝聞喜、楊方笙(編) 1999《三山國王叢談》，北京：國際文化。
- 林鑫成、顧志莉 2011〈嘉興村田寮客家〉，臺中市大甲河聚落文化發展協會調查報告。
- 洪惟仁 2010〈雲林縣的語言分佈〉，台灣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論文。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主辦，2010 年 6 月 25 日，地點：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第1版。
- 吳中杰 1999《台灣福佬客的分佈及其語言研究》，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09《臺灣客家語言與移民源流關係研究》。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初版1

刷。

徐兆泉 2009《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台北市：南天書局，初版。

徐世璿 2002〈語言瀕危原因探析—兼論語言轉用的多種因素〉，《民族研究》第4期，頁56-65。

教育部2008《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台北：教育部。初版。<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郭春震(纂修) 1992《潮州府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北京：中國書店。

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初版1刷。

張屏生 2001A〈從閩客方言的接觸談語音的變化—以台北縣石門鄉的武平客家話為例〉，《聲韻論叢》第11輯，217-241。

----- 2001B〈大牛稠閩南話、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析探〉國科會語言學門〈一般語言學〉成果發表會論文。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主辦，地點：台灣大學。收錄於《八十九年國科會語言學門〈一般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頁55-72。

----- 2012〈台灣瀕危客語調查研究：以新北市石門區武平腔客語為例〉成果報告，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張屏生 2015〈臺灣瀕危客語語言資源保護的學術構思〉，收錄於《跨界思維：臺灣與全球客家的政策對話》(張維安、陶振超編著)。新竹市：交大出版社。頁11-26。

陳支平 1999《客家源流新論》，南寧市：廣西教育出版社。

陳春聲 1995《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80期。

陳恩泉(編) 1999《雙語雙方言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曾少聰 1994〈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比較研究—以長汀客話與九轉客話為例〉，《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一)，285-315，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雪貞 1995《梅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人民教育出版社。

黃衍明 2008〈雲林客家走透透-雲林客家地圖普查〉，行政院客委會補助計畫結案報告。

莊初升、嚴修鴻 1994〈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客家縱橫》增刊，86-91，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

楊政男、徐清明、龔萬灶、宋聰正 1998《客語字音詞典》，台北市：台灣書店。

溫昌衍 2000《客家方言特徵詞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

痾弦 1979《中國語言學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詹伯慧 1991《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廖列震 2002《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話音韻研究》，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澤民 2005《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蘭州市：甘肅民族出版社。

謝留文 2002《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

戴慶廈 2004《中國瀕危語言個案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第 1 版。

鍾榮富 2004《台灣客家話語音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1 刷。

羅肇錦 2000《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